

姚瑞中

財產即竊盜

關於海市蜃樓計畫

文 | 高俊宏

普魯東 (Pierre-Joseph Proudhon) 的「財產即竊盜」(Property is theft!) 早已不是空話，例如蚊子館，表面上是國家財產，實際上卻是某種竊盜行為，代表了地方勢力的狂歡，同時也代表了後現代這個詞在台灣所代表的不再是美學辯論，而是政治現實。

2010年，姚瑞中與失落社會檔案室 (LSD) 發表《海市蜃樓，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》(以下簡稱《海》)，期間觸動了許多人，我想觸動的原因，首先是該計畫似乎為「政治藝術」成熟範式，相關討論從行動主義到檔案論皆有，但我想談的不是美學手勢的界定，因為蚊子館代表了美學徹底的從屬性，我也不想談「政治藝術」這種或多或少，依附於西方自由陣營及保守左翼「永遠無法結束」對立狀況下的殘渣類型，反過來說，我想談的是蚊子館如何再現地方勢力。今日台灣從戒嚴體制滑向土地掠奪戰，背後維繫著一個顛撲不破的問題：資本如何重分配？因此不能說今日蚊子館是政治誇富宴 (potlatch) 表現，它代表了金權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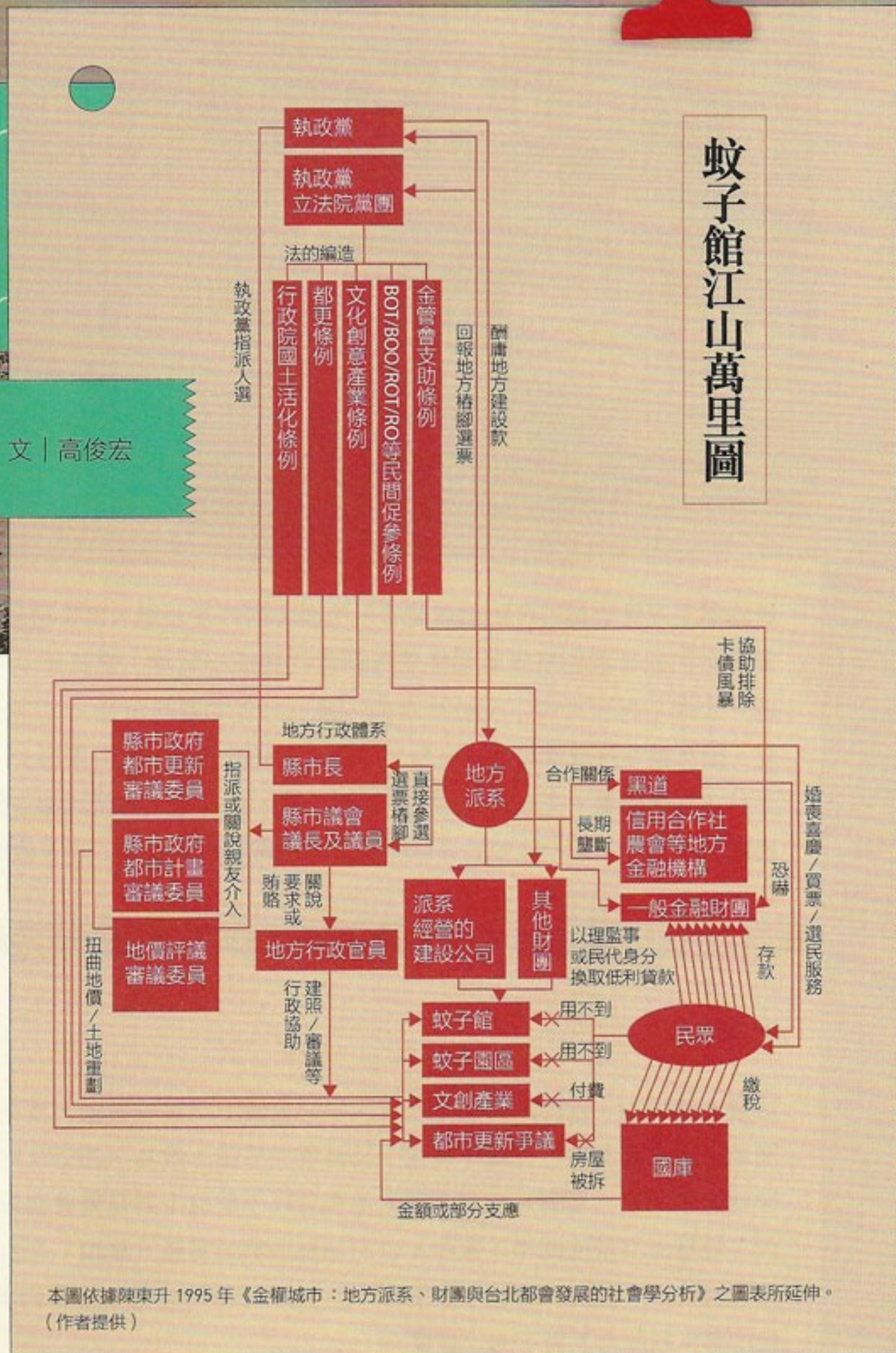
級 (plutocracy) 的狂歡崛起。事實上從太平洋島嶼的「誇富宴」，一直到台灣的「賽豬公」、大型中元普渡……等儀式中，誇富宴扮演著一種精密的交換、互酬以及「靈」的相互丟擲 (報復) 過程，可是今日資本重分配並不耗費，而是創造各式空殼來重分配。

新類型蚊子館

何謂新類型蚊子館？舉兩個例子：宜蘭運動公園一帶有一個曾發動過

三波「菊水作戰」的神風特攻隊舊機場 (代號：白蝴蝶)，已開發為宜蘭科學園區，附近仍遺留數個當時掩藏自殺飛機的機堡，以及一個孤零零的古蹟塔台。如今空盪的園區招商困難，直到今年才以免費提供場地、協助創業資金等幾乎半買半送的方式招引了諸如「飛天小女警」、「客流感」、「ANITIME Project」等廠商進駐，可是園區周遭的房價因之水漲船高也是事實，無法令人不做炒地皮之聯想。我很

蚊子館江山萬里圖



難形容「飛天小女警」與「客流量」進駐以往被稱為「白蝴蝶」的神風特攻隊基地的感覺，就好像往年國稅局在納稅季節來臨前會派出「國稅小天使」來掠奪我們一樣，令人感到生不如死。同樣的邏輯也出現在新竹世博台灣館那顆大天燈，今年初我在上海當代藝術館佈展，每天從旅館徒步前往展場途中，總會經過黃浦江邊幾塊用圍欄圍起來，堆積著許多奇怪廢棄造型物的大空地，恍若中國剛剛擊落了一個外星艦隊一樣，可是空地附近明顯長出許多新式樓盤，原來這一帶是上海世博會舊址，台灣館的天燈也羅列其中，成為都市仕紳化的共犯。2011年天燈抵台後不久即由「環球購物中心」OT經營，成為「環球新竹世博店」，新竹當地人說連小孩子都厭惡這顆怪球。

上述兩例可以了解什麼是資本主義裡「靈」的移轉，例如那顆一魚多吃的天燈，從上海世博時參與了都市仕紳化，後由新竹市政府以公帑買回，蓋在竹北過去李長榮化工廠污染事件舊址，使附近房地產再漲一次，也產生了無數怪異的新聞，例如2011年總統選舉前夕一則「新竹市長許明財送上世博會台灣館天燈為馬總統加油打氣」，恐怕創造了台灣政治史上最猥褻畫面。陳東升在1995年《金權城市》一書中，以圖表解釋了1990年代地方派系的運作，今日我忍不住補充為「蚊子館江山萬里圖」。

1990年代的金權政治可謂台灣今日的縮影。黑金政治崛起主要是在李登輝處理解嚴後之黨外、人民 v.s. 資本家、國民黨主流 v.s. 非主

流對立，加上黨禁開放，地方黑道增加漂白機會，1990年代初期，台灣「最高命令」的範式已轉移到狂歡式的金權階級，其方法是新自由主義化，蚊子館象徵了地方勢力新的遊戲規則，同時，與陳東升1995年的情勢明顯不同的是，以文化治理為名的蚊子館及蚊子園區開始崛起，在姚瑞中《海市蜃樓Ⅲ》裡，文教中心以及觀光、展示中心的蚊子館代表了類似的趨勢。

財產即竊盜

姚瑞中的《海市蜃樓Ⅲ》揭示了台灣以政治為手段的空間私有化現象，我覺得蚊子館不是被放棄了的空間，而是再現了地方勢力自我定義的「自由概念」。普魯東的「財產即竊盜」事實上源自於一個他自承與「竊盜」矛盾的概念：「財產即自由」(Property is freedom)，在資本運作的世界中，私有財產根植於人們的生命概念中，人們因而對於財產不自主地產生敬意，可是財產要發揮作用必須與「物」(good)產生聯繫，以毀壞「物」做為象徵財產擁有的行為，也因

此富人透過對於物質系統的控制，來換取人們的尊敬、敬仰、羨慕……等。另一方面，約莫1850年起法國重農學派(Physiocracy, 自然治理)所提出的：「讓他去」(laissez-faire)的放任經濟概念伊始，「讓他去」像洪水一樣席捲世界，不僅影響了亞當·斯密(Adam Smith)《國富論》(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)中過度樂觀的「無形之手」自動調控，也影響了往後美國一支極為特殊的脈絡，也是我認為今日全球流動資本的模型：無政府資本主義。因此，傳統的蚊子館也好、蚊子園區也好、都市更新也好，或者新型態的空洞文創產業也好，我們除了理解它做為上述種種無政府資本主義的流動，或許還不如讓我們重新想像甚麼是無政府主義在今日的意思，特別是今日的藝術除了逐漸傾向展演化、娛樂化之外，有沒有可能更具體地指向一種令體制打開自身的行動，姚瑞中及LSD的蚊子館踏查及出版行動，做了令人稱羨的示範。

北港第一公有市場。(攝影/姚瑞中)

